不一會兒小姑娘一同出了飯館，她笑了笑示意請人領路。

小姑娘點點頭，指著藥鋪方向，走向前去，她在後頭隨著。

想想用膳時兩人神情憂傷，一個沉默一個欲泣，
是不是都在忍著不說出口。

「小寶貝兒，方才席間瞧你倆不太對勁兒。」

向前牽起禾瑭小手，並肩同行。

「可是有話不能當對方面表達？」

「若小寶貝兒覺著我這人還行，不妨同我說說。」

「指不定能幫上忙。」

雖說不一定對阿蘭病情有幫助，至少能傾聽小姑娘心裡的委屈。

今兒未時城街不如往時午歇小靜，格外熙攘，流販來往車輿匆匆，桂月不出一月便將至，不外乎是提早程而至擺置搶機之雜伕，亦多著三教九流之門貴。

兩影裙秀前後而行，末了僅見後者一前與前方小丫頭並肩。

登時兩影一佇。

長街人影萬色仍錯然而行，襯下街中他倆。

相繫著掌間渡來了暖，於此秋涼天。

「小雪姐姐...少爺、可是要離開麼？」

半晌默然，糯嗓終是一啟，怯怯一問，喃喃於言：

「少爺.....」圓眸抬間水霧盈然。

仍是那二字，端見小嘴抿了抿不下片刻，鼻兒一紅憋著小腦殼兒一垂，兩辮兒綴珠玲瓏一晃，青絲掩了神卻掩不住小身段落寞喪然。

「瑭兒難受...、」

越是言下，糯嗓黏成糰糊著不清，音甫落，那娃兒更是一把便蹲踞於地兒上，抬首便哭聲出言：「...姐姐怎可那樣待少爺.....」

「少、少爺日日夜夜尋了姐姐、....姐姐怎得可這般兒扔下少爺、」

「少爺疼.....少爺、跪了好久，都嗑傷了、不能走了...」

興許是此幾些日憋著久，滿腹委屈不明究理，一會子全一股腦兒言出，顛三倒四也沒個明瞭，禾瑭是想著了什便全給連著哭嗓而出，圓眸間滿溢著淚便嘩啦不如珍珠，便如雨絲沿頰淌著她屈膝時翠裙給染上滴滴濕印子。

「...少爺還不用膳...、餓、要是餓死了怎麼好...」

她總能憶起自那日後，每回膳時後仍舊滿著的膳盤，恍似她少爺從未將膳盤納入廂門內，甚至是她一人孤伶伶，便無法如往同那男人一道兒食膳。

觀不得，見不得，連男人一影她亦是自那後少碰上。

「瑭兒聽不明白、不明白...為何說少爺要以死棄之.....」捉著那日聞得的一言半語，縈繞於耳是越加不明不白，無從明白。

她僅願，年歲於後她仍可見著十載前江陰暗隅間，溫嗓言及回家時一晌笑。

「姐姐...瑭兒要怎麼辦才好.....妳告訴瑭兒要怎麼好讓少爺快樂...」

音甫落，是小手一把揪上跟前水裙一帛，攥著緊，攥得滿心滿懷委屈與疼，欲此一解。

她驚訝的看著一切發生，隨著小姑娘泣聲引來週遭目光，
可眼前小身板難過哭泣的樣子，她暫時顧不了這些。

她俯下身，取出絲帕擦擦那淚人兒小臉蛋。
「小寶貝兒，可以告訴我，扔下少爺的姐姐是少爺的何人嗎？」

「她對少爺做了什麼嗎？」

雖說大致上想，傷心至此食不下咽，不是戀人也是重要的人吧？

「至於少爺要離開，也許是有欲行之事未了，只是不太能帶著小寶貝兒。」

「哎呦妳瞧瞧，可愛的小臉蛋都哭腫了，我可心疼了。」

她記下，腳是長跪而傷，加上憂思煩心，難免使毒疾更甚囂張。

「小寶貝兒，你放心、你家少爺可答應治療腳傷，應了若是療程需要，他會乖乖吃東西的！」

阿蘭應該不會食言，為了爭取時間...他定會配合的吧？

「你的少爺看起來也不像是輕易尋死之人，以死相棄之說...許是那人未曾了解少爺，而私自猜測，小寶貝兒別往心裡去。」

上前擁住小娃兒，輕拍拍背以示安撫。

「有什麼難題，我會同小寶貝兒一起解決的，好嗎？」

軟嗓一句問好，擁來暖度，頓時仰首哭嚎的小臉蛋兒此下更嚎得難以自己。

禾瑭便是不明白。

全皆，難以明白。

「...可是少爺、要走哪兒去.....」

糯嗓黏糊地自哭嗓間喃言，音甫落複是淚珠更啪噠地落不止，胡捉著事兒:「當家不要少爺了.....姐姐也不要少爺了...」

「我、我.....」

「...少爺、.....」

「少爺這麼好...怎得可以如此待少爺.....」

自南北夏烽火起時，她便同她家少爺分離，離了好長，仍舊沒忘男人離前所言是京師坐擁重兵，天子腳下萬福而安，安危無虞，讓她待著君府莫要擅自而行，她遵從，她聽話，不鬧性子，便是要待著人回。

她待了良久，冬去春來，春盡夏至。

她等著了，見著紫衣了，無料，起初她不知，後來方知，她家少爺是為受家規責罰而回，僅因一封密函揭示——

定安君府連縱朝堂官勢，連橫江湖盟淵，結黨擁勢自重。

丫頭哭哇著不止於街，而街上如此驀地添了倆於央上，處處惹來招目，而來往人雜沓越至，便是耳語紛紛，無非有人已是認出那會子嚎淘泣淚之娃娃是蘭君之丫頭禾瑭。

然，小丫頭倒是無和緩之態，思了思跟前軟嗓所問之事，怎得便是那日江淵居中之景，銀刃熠眸紅血刺目。

還有溫嗓那一言。

「...為何姐姐、就不心悅少爺.....」

言實她壓根兒不明白那日所生之事因由，那時遭人攥疼著腕，於今偶時她且覺得生怕而恍若還疼著，太過匆然一切，無從清楚，無論是那見過幾回的姐姐家，亦或實情，禾瑭僅知，她家少爺於定安嗑跪著傷了亦不著歇會兒，便是欲尋那姐姐下落。

她僅知，那日男人所言，一切，縱然溫嗓與往昔無別。

——妳舒心便好。

聞來，是望人，無望己。

思及至，小腦殼兒一埋首是把淚全給染在凜柊雪肩襟上，半晌蹭了淚後復是稍抬，好似欲言及何事而稍離了那至暖擁懷，小手挪指上自個兒心窩前寸，小唇啟了啟黏哭著嗓一道:「腳傷.....可、可少爺好似也這兒疼...瑭兒不明白.....那時少爺瞧起來好疼...又不吭聲、」

「.....掌上全是血...」

艷紅染憶，那晚於江淵長夜她親見了，居中不及掩實著門兒縫，那從來天地立行泰然的紫裳，身段攥心屈地不起而苦，旁兒落涼了刀，雙掌染滿了血紅，泊泊不止於腕。

那一景，懾了她心。

甚多不明白縈於心，繞於耳。

至終化作此幾言:

「瑭兒見著疼.....好疼...」

「.....可、可瑭兒不敢問、」

懷中娃兒哭得更是傷心，盡其所能的安撫著，卻沒有叫人不哭。

「怎麽會、當家不會不要少爺的，你看君家徽戒少爺還帶著呢。」

用膳席間得見君少蘭指中環，君家獨有家徽，繼承人之象徵。

「就算他倆不要少爺了，少爺還有小寶貝兒呀？」

「小寶貝兒肯定會在少爺身邊的對吧。」

小娃兒是經歷了何事才有此結論？

而且如此聽來，阿蘭可是表白失敗了？

任憑禾瑭淚水染了衣裳，她倒不在意，當務之急是如何治病。

一會兒禾瑭說少爺心窩疼、又是血的，她思慮半會兒，
許是毒發為了緩毒而劃傷手腕放血，一方面降緩毒性，一方面緩解毒發之苦。

「謝謝小寶貝同我說這事兒。」

「若阿蘭肯說，我幫你問問？」

「小寶貝兒且寬心，雖是無名遊醫、但我亦是個大夫，不會讓你的少爺更痛苦的。」

這...身傷、心傷齊發，很是難辦...加上阿蘭形似抑鬱已久，
若無法解開心結，憂傷情緒波動，療程將大受影響...
可也不是沒有辦法，如有上等藥材，此事便不會太難。

當軟嗓提言上男人指間長年一色，銀質熠眸懾人，小身板不由一愣，抽答著幾許鼻兒喃言：

「戒環...、」

「...少爺還是君家人麼...」

糯嗓全音哭咽而糊成一糰兒，然，此會子倒是稍緩著淚，圓眸悄然端望著跟前清容，滿盈著水霧卻沒落。

無非她是聞懂人所言，亦不明白是此一霎，禾瑭心思此可是當言好之事兒麼。

仍舊初見紫裳金繡紋，仍是當年提手間一熠明晃——

如今，不渝。

連寐著時憩時，病時，她亦重未見過那指環離了男人長指，恍若那生來便黏上似地，猶似死了也離不了，斷不絕。

眨了眸，那淚便復是落，落得無聲，僅是此回那小手提袖拭下，拭得可使力，小臉蛋兒白膚頓時抹得添紅，然，小丫頭猶似便願如此方得以拭淨，糯嗓清些兒啜著鼻音而道：「小雪姐姐可要替瑭兒問問少爺麼.....」

哭喋喋半晌，大抵是稍隨方才道了泰半心兒話，幾連日來耐著淚兒終究可以稍解，一會子便是沒這般兒難受，一瞬娃娃倒覺著輕然幾分而她得打上精神，方可顧好她之少爺。

捉摸著那點兒盤算，她方是這般兒向人問上。

雖說那糯嗓仍是音連音地糊著可憐，小身板一糰仍蹲踞於地兒。

「...讓他別走，也莫要再疼了...」

「不然瑭兒、心疼...」

道著如此，啜鼻聲連連地小手攥著錦帛袖胡亂拭著，言即了疼，仍是哽聲淚欲出，倒是給娃娃忍下，決忍著莫要再淚浹。

「少爺好好的、不疼了...才能快樂...」

輕輕拉過拭淚的小手，持著絲帕輕點那哭紅的小臉蛋兒。

「是呀、我幫你問問少爺，那小寶貝兒可不哭了？」

「咱們拉勾約定。」

伸出小指與娃娃拉勾。

「至於阿蘭走或留，可能就要看他自己的想法了。」

幾面之緣淺，不足以動搖人心所念...

「畢竟...我與阿蘭不甚相熟，無法干涉太多。」

有些無奈的摸了摸娃娃小腦袋瓜。

「小寶貝兒哭過可好些？」

「若好些了，咱們去給阿蘭買藥材去吧？」

看來也得為小娃娃準備點兒擦傷藥膏了，瞧著小臉擦的紅撲撲。

拉勾相約，一諾不渝。

——少爺...走或留。

難免地思及此，禾瑭愣著便蹲踞著出神，直至軟嗓言及購置藥材一說，小腦殼兒是頷首一應如搗蒜。

袖舉著續是復拭著臉兒，胡亂蹭了一大把後小身段方是一起。

「瑭兒不哭。」

糯嗓儘管黏糊倒是毅然，圓眸仍是淚盈，然抬首是正視著跟前清容，一道:「給少爺買治病方子，瑭兒顧好少爺。」末尾又是一般兒啜鼻聲。

音甫落，小手攥上軟影水袖間拽上幾把，遙指前路，街隅角間炊煙棚。

「姐姐食不食那個兒，紅糖糍粑？」

「瑭兒餓了。」

「好呀，咱們也幫阿蘭帶一份吧。」
兩人上前買了三份紅糖糍粑，
直到甜糯入口，娃兒終於笑逐顏開。

爾後隨至藥鋪，尋常藥材倒是齊全，稀有藥材亦有幸可得。

打包藥材時，聽店家炫耀從江陰尋得一味珍稀藥材—— 天山雪蓮。

此物...對阿蘭病情定有很大幫助！

柊雪私下與店家再三周旋，想得此藥材，店家視雪蓮為珍稀寶物，並無打算售賣。

雖此物百草堂甚多，只是往返取得耗時太多，若能減少麻煩是更好。

最終店家允諾可用同等藥材作為交換，為表示誠信，
柊雪將從不離身之半塊玉珏予店家做抵押，日後用同等雪蓮換回。
柊雪有意迴避，並未讓娃兒得知此事。

待所需之物買齊，兩人便回往君少蘭居所。

江淵八方水色，渠水沿道而依，萬橋躍水而築，那臨水齊栽柳木綠翦褪黃如廉，於風親水而成漣漪圈圈，風止而百色如畫，橋道靜景，僅明然橋柱間幾許題字——

霖榭。

可見了橋末盡路上屋瓦牆垣，無名無題之居所。

而橋頭上佇著兩影軟調，各是揣著物什於懷，而間小手向前搖至前居，糯嗓道至:「瑭兒同少爺住此兒！」禾瑭懷裡方食盒層疊著可高，便是那方才飯館膳案上餘食，小手且不忘那於街兒看上的紅糖糍粑。

音甫落，方才遙指那手兒轉是重新牽繫上一側素手，後是拉拽著秀影一塊兒踏上石橋，難掩地是小繡鞋間歡欣盼望。

望著，那於居府中之人。

居府天水一色，樓檯依水而落，片水荷葉綠疊茵茵，於天光一眺無窮萬里，僅於幾許秋時殘花，於間盛花，殘盡時節一抹艷，一縷香。

院落無人，清然無聲。

掩閉檯居臨水，花櫺支著半許由著秋光入室，落得昏晦一室廂居一隅陽時，熠上那伏綣於廂室地間一色紫帛金縷云繡。

紫裳落影屈伏顫然，綣曲著身似欲抑下不適，半晌是他試圖一起，那長指胡捉著一旁似是欲拾得得以憑倚撐上自身之物，然，便是幾吋，那一側的凳，僅是欲說咫尺，他卻摸不著，終是搆不得。

隨之地是難咽而出之細碎悶哼雜著紊亂呼息，耐著便是不願吟出一點聲。

那湛翠試圖一抬，緩眉蹙擰間是他如何亦見不清跟前一景，矇朧是秋陽炫目奪神，恍然疊影他便辨不清此時——

是何時何地。

如北關相守回南一路，紅顏伴往的一路，仍是毒症發然於時，他可覺此時那人興許佇於一旁，興許那道軟嗓言得了幾許，儘管他難聞清，卻仍可因此而笑。

不過如今他心知，儘管他現下如何思得，如何見得，難熟稔地一履一影身佇於幾寸前——

皆不過是錯覺幻然。

他合該明瞭，然，心口前驟然鑽入疼楚似欲告揚他不夠明白，牽引眉間眸下痠楚，交雜上水霧盈眸分不明全然是因何而起，因毒症犯起亦或因他不捨情，他僅知那日益越發摘心欲除之疼，訴著——願他就此瞑目。

就此撒手。

——阿蘭不得再行自傷之舉。

如那秀容軟嗓所言。

他不再割腕緩毒於血，他便可放手一切。

無名無題之居所，景色悠然雅致，美、也不美，
雖有花草綠意相襯，卻似宅院主人般難言之靜鬱。

任憑娃兒牽引向前，掌心傳來暖意，她想若是沒有小禾瑭，這院落是否更加冷清？

兩人採買所需物品後，不知為何，柊雪胸口總是悶悶的不痛快，
越是靠近宅子，此覺越發明顯，如同不好的預兆，似有事發生。

許是...太累了？

對此柊雪並未多想。

爾後將採買之物安置妥當，娃兒整裡物什時，柊雪提及治傷之法需與阿蘭相討，
並請教了宅院配置，方便隨時關注病情，取所需之物。

前往阿蘭房間之前，柊雪四處轉悠，熟悉了下宅院大致路線。

直至阿蘭房前，房門緊閉，

扣扣—— 扣扣——

敲門未應。

「阿蘭~我把你家小寶兒帶回來還你囉——」

扣扣—— 扣扣——

依舊無人回應。

「難不成沒回來，還貪戀著江淵風光嘛？」

也罷，等人回來再說也不遲。

正當她欲離去之時，傳來細碎悶哼、布料磨擦輕響，得虧宅院安靜無聲，她才能聽清於此。

「阿蘭你在裡面嗎？」

扣扣扣扣—— 扣扣扣扣——

依舊無人應聲。

柊雪嘗試推門進入，房門似由內鎖上，無法進入。

她便繞著周圍，尋找潛入之法，幸好一側窗臺沒被關上，
翻過窗子進入房內，陣陣血腥撲鼻而來。

她向前將屈於地的男人扶靠椅側，嘗試喚醒，卻依舊無回應，
只見他眉頭緊鎖，一手緊攥心窩，一手淌著毒血。

「唉，令人不省心的大少爺。」

柊雪扯下衣裙一片布料，纏於君少蘭手腕傷處止血，
診脈判別現況後，捲起衣袖指了幾處穴道，扎進灸針片刻取之。

於袖中拿出小藥瓶，取一粒本就稀少的藥丸子，入杯化於水中，
銀針取自身一小滴血，同樣滴入杯中，讓人服下。

「一點點...希望不會過於猛烈。」

不出半晌，君少蘭緊鎖的眉頭終於稍展。

柊雪常年服用師傅予的聖沁丹，此丹可馭世間之毒，顧身護體，但未按時服之，則日久失效。
馭毒效果拔群，怕君少蘭身子承受不住，固取滴血應急，大概不會要了性命。
而小藥丸子只得減緩病者所承痛苦，寧心靜神，無太大緩毒之效。

柊雪將君少蘭扶於床上，坐落床緣，瞧著地上一片狼藉，以及身上的血漬，想著該如何同娃兒解釋眼前之事。

皓腕襯紅蜿蜒於下，淌浸了紫帛金繡一色，告明了榻上之人所為，訴了末路前他仍願——活下去。

如那年冬時，夢華拜門時一跪，訴願。

廂居無聲若無息，凝於間血氣漫於秋陽無風悶然。

隨時而往，神識越發清明間熟稔疼楚自腕處心脈而直至，不由地是硃砂一點間緩眉蹙色，自眉心痛疼入腦，惹得是榻上之人不自覺抬手扶至，願是緩去些兒不適，亦願是得以於混沌間醒然幾分。

微瞇目間，他朦朧見著榻旁一影，一人，那常年所見水袖間皂帛紅繡，相覷間一碧，那所惦著的紅顏。

而間見人影一動似是欲離，霎時，皓腕一抬長指戒徽一把拽上人衣袂間。

「...別走。」

然，一切終究於他道下二字化散。

湛翠見清前景，見明了人，清容盈水秀眸而一裳清然徐儒，那不是她。

「...小雪姑娘。」

無非是明瞭跟前人為何，然，細眸間一頓微怔，顯足了榻上之人對於此景意料外，見是自個兒攥著人袂裳間，君少蘭方憶起他方才錯了眼將人識差了，末尾自是有感自個兒於禮不合，長指悄然一鬆離了人。

赧然愧間是溫嗓道:「對不住...」

音甫落，他撐身是欲此一起，而間瞥是一豔染紅於跟前清裳，袖襟裙帶處處染至血汙，那一會兒湛翠間歉疚更甚，顧不得尚未全起身，薄唇是啟嗓而出:

「...我...」嗓虛至先是一字。

「待會囑丫頭備上新裳，髒衣復會理淨奉還...、此事是劣者添擾之過，望您見諒海涵。」

費使了勁兒君少蘭勉力拖起了身至榻桅，稍是得以一倚，方可同人正眸相觀。

而末尾一言，如那時亦同。

「此事，且請莫要同丫頭言及。」

如今相仿之言，他曾亦向紅顏提及過，那年那日，他亦是如此毒症發難於人前。

先是讓人拽了衣裳，一會兒是道歉，一會兒又是叮囑不要讓小娃兒知曉，
瞧著倒是有些可愛，都已經自身難保了還有心思憂心旁人。

豎指輕抬手腕，推了一把。
男人不支外力倒回榻上。

「讓你失望了呢，眼前不是你所希望的那個人兒。」

「哎、不過，我凜大夫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。」

「意識不清，一時認錯，也是人之常情，莫要自責。」

側了身瞧著君少蘭，垂眸嘆了口氣。

「且不說你現在身子一推便倒，面色如此難看，要是見了小丫頭她又得哭了。」

伸手一把輕拍在君少蘭額間，掌心太快湊近面前，君少蘭便瞇起眼睛。

男人額間燙著還在發燒，出了些許汗，柊雪取了絲帕稍稍擦拭。

「都說了別再自傷。」

想了想還是作罷，事兒都已經發生，追究無益。

「不如你借我套尋常布衣吧，我再順道取些東西來收拾收拾。」

要不讓小娃兒知道這事兒，肯定得清理現場血汙，而且不能讓娃兒收拾，
否則這些血跡該如何解釋？

「我這身衣裳不重要，染了血、撕破了，扔了也無妨，對於醫者弄髒衣裳是常有的事。」

雖然這身衣裳是她喜歡的少數幾件，但衣裳仍是身外之物，倒也沒過多不捨。

「阿蘭若做多餘的堅持，我便把這事兒告訴小娃娃。」

難得露出許久未見的調皮壞笑。

——便把這事兒告訴小娃娃。

本是欲雙足落地，然，軟嗓當言間紫衫方是一頓，末尾如實作罷。

方才給人如此一輕嗑便倒，他是亦認清自個兒現下此態，亦或興許他本是明白，僅是執拗，總讓他以為他還可任性幾回，不輸，可挽。

一晌默然，溫嗓方是緩然啟至：

「尋常布衣，此宅內怕是難尋。」難能地言至此而成一絲笑然，瞬然即逝僅存諷然，方是續至。

「屏後衣衫掛上錦褂早時已是浣淨以檀薰之，而旁隅角有個兒衣箱，裡存了些洗淨單衣，小雪姑娘便一同更衣換上，金秋天涼，風寒。」

「僅是如此委屈姑娘了。」

語落，君少蘭僅是將眸翠與人相顧而未有他為，乖順便坐臥於榻上，如是逆來順受。

「阿蘭說笑了，不知有多少人想承受華服錦掛之屈呢！」

有些好玩的笑出聲，確實多數人追求富貴榮華，然而她亦或他又何嘗真的在乎。

君少蘭不多做抵抗老實許多，她甚欣慰。

一邊走向屏風，一邊怪里怪氣說道：

「謝謝君公子借我衣裳，但不可以偷看唷。」

「要是被發現我的真身，也許會不顧情面的把你吃了...呢？」

她知道君少蘭不會行窺探之舉，一句玩笑話罷了。

換下染血衣衫掛於屏風，從衣箱取了乾淨單衣與自己身形比劃比劃，
不出所料的不合身呢，兩人身長差異甚距。

她套上單衣折了數次，衣繩繞了些圈兒綁起固定，使其整齊貼身，
錦掛同單衣重複幾處動作，總算不至於絆腳，尚能正常行動，
只差袖長不可避免，綣起袖子有失雅觀，便維持著不讓衣袖拖地的姿勢。

小心翼翼取下血衫，將染血部分往內包覆，雖然嘴上說著扔了無妨，
卻又於心不忍，畢竟是親友所製，想著要是能洗乾淨補補就好了。

「那阿蘭就先好好歇著吧，我去取些應急物品就回。」
從屏風後探出頭說完，便抱著衣裳，避開血漬往門口走去。

人依他所言尋著向春華繡畫屏風後一行，而君少蘭至始便是持著那倚著榻桅一坐之姿，絲毫未改，而興許是那身子終究撐持不住，眸翠倦著垂斂。

——多少人想承受華服錦褂之屈。

不免地，是薄唇淺至一笑，便是訕然一瞬。

如軟嗓一言，世道如此，那怪者興許便是他自個兒。

聞著人一來說笑，緩眉稍是隨之一鬆，僅是如此，薄唇抿著便是他未同往常戲言相談，若往縱然身子如此，他大抵會笑置所言，言個兒若是他可下榻便好。

如今，他是沒神思如此一談。

耳力本便不明，君少蘭聽取那廂房內略是窸窣地聲響，估計著人可有尋著衣箱及褂衫，方是後倚而將首憑上榻欄，稍是闔上眸似是一憩待著人著好一回，卻是不免於間緩眉輕蹙，燒熱後症散著他神思，渾沌間便是一空不免是打盹兒，惹得末尾他還是半摸著神一起是好。

眸翠方是一睜，他便方好見著一翦紫帛熠著金一晃於前。

是君少蘭不覺間悄吁歎了口，若可他還是替人兒尋見合身衣裳方是。

六尺與五尺相距仍是太甚。

「...紫絮坊自北往十尺處，且有個兒浣衣坊。」

溫嗓緩是一言所提，未言盡全意，然，他信跟前人可聞至語中所意。

見著那本欲踏出廂房軟影於他言後回眸，硃砂眉眼一顧而頷首致意，權作了他謝過姑娘相助之情。

不出兩刻鐘，她換上了清水藍的合身衣裳，帶著醫者提箱及清理用具回到了房內。

將不敵睡意的君少蘭扶臥於榻、覆上床被，重新診脈，
在他太陽穴處塗上緩解不適的膏藥，額間換上濕毛巾，脣上沾些淨水。

把人安置完後，花了約莫半個時辰才把屋裡清理乾淨，
期間聽人囈語著冷，又去搬了炭盆進屋。

除了適時換上毛巾，便在一旁研讀醫術打發時間，時刻注意著君少蘭的情況。

一邊想著染血衣裳該去哪清洗才不會被人發現，送洗又怕被多問，
說不定還會多收不少銀兩，此次出行的銀子恐怕都不夠，
若是大少爺的衣服倒不必擔心，浣衣坊定能處理得當。

思來想去想不到法子，便執起筆記錄醫案，待人清醒、體力允准的話就能針灸療程。

戌時已過泰半，外街燈明亦已熄。

廂房內案前仍舊端坐倩影，相佐於榻上人幾步遙內。

軟榻白褥，縱然一榻素匹細觀可見是細織錦布，臥於間之人闔目安分地寐著，正臥地絲毫不苟，無聲，靜若無息，若非近步可聞之淺然虛渺地呼息，興許那便於死人無異。

無夢，是於他之眠憩，而無夢亦於張眼時，他之花朝今歲。

書頁翻聲於秋夜間，一頁頁，一眠眠。

興許是燒熱褪去半分與炭火燒暖溫上，書頁摺響拘上一絲清明神思，自沉眠歸於今朝，悶然沉吟替去沉淺呼氣，大抵是劃刀後腕傷亦帶疼，人醒時不由提手帶往面上，湛翠渾沌間觀著腕間包裹妥帖白布，沉褐如黑紅漬透染，見著半晌，君少蘭方憶起稍早一事。

他睡著了。

恍若斷片式昏厥那般。

「抱歉，如此寐著了。」

啟口便得一句。

轉首便見著案前執筆身段，燭燈已是融去好半截，櫺外窗星示明時辰，以秋時而言，他暗忖一算自個兒寐是好些時了，已過晚膳時刻。

「小雪姑娘，可已用膳否？」

嗓間一問，僅見君少蘭是忙於起身同人相顧。

聞聲停下手中筆置於墨碟，見人急著起身她便快速到床緣坐下，
仔細的擦了擦手，覆上君少蘭額間確認溫度。

高燒已然退去，她滿意的笑了。

「阿蘭可是想吃東西啦？」

想起方才尚未回答對方的問題，

「本想著吃的，但想著治療方子想著想著就過了時辰。」

伸手於君少蘭腕間診脈，疲憊的身子經休息後脈象相較之前安定了許多。

凜柊雪將因人起身落下的毛巾重新洗淨沾水，遞給君少蘭擦拭臉上汗珠，
接著起身拿取醫藥箱，將君少蘭手腕傷處重新上藥包紮妥當。

「你先歇著。」

「我去把晚膳取來，本大夫親自下廚，肯定包您滿意！」

「還有、能多休息是好事兒，不必覺得抱歉。」

將桌上收拾乾淨後，便出房門去取膳食。

吃食。

他實是面之無味。

縱然他心知，人欲活，合該食。

然，於生於死，於他何意。

蒸冉熱霧氤氳於湯面，撲染翠眸與額間一點硃砂。

淺皿盛滿大骨熱湯和著蒸騰藥焙，於這秋時清婉長夜添足一縷香，秋時荷蓮枯槁生息凝止，晚風清寂，如此。

君少蘭無非見著素手端懷著膳食至他眼簾，無非是願他一嘗，如多個早食午膳晚餐，那丫頭一般，即便他閉門，丫頭亦是好生備妥地置上門前，即便他取上餐食僅食了三口便歸回原置，丫頭仍是於下一食時備準新菜置上，不厭其煩地，不厭，不煩地。

而他厭了。

興許他厭了，厭了他自個兒如此。

卻仍舊於往無異，仍是嘗此一口，如早些時與凜柊雪的午膳，如現下。

長指戒徽於間明熠，於他取上勺匙入湯，將之舀起抿於乾涸薄唇間，然，下一刻溫嗓音至於人：

「小雪姑娘，來者是客，縱是大夫亦為居府之客。」

「沒能讓您如此下廚之理。」

聞言至此偏頭表示疑惑。

「這對病情有益的吃食與尋常料理不同，我也不好假手他人。」

「僅是這藥材用量需謹慎，多了少了都不好，阿蘭莫怪。」

爾後捧起碗吃起了雜炊飯，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，

從一旁盒中取出一小盅湯藥，倒入小碗。

湯藥入碗時，藥材苦澀的味道漫於空氣中，算不上好聞。

「考慮到阿蘭食慾不好，所以製成量不多的精華藥湯。」

「但味道會略苦些，俗話說良藥苦口嘛！」

將盛好湯藥的小碗遞到人眼前。

「溫度正好，在藥涼之前喝吧。」

「飯食呢～你看著辦，最好至少食三口，藥呢～必須喝光。」

說完便開始愉快的用餐，一副像是吃上了人間美味的樣子。

「話說阿蘭是否有認識的娛樂場所可供遊玩？」

興致勃勃期待的等著人回應。

君少蘭於軟嗓言及不好假手他人之刻，頷首權作一謝。

而藥盅由著素手將之一傾，入碗，登時於翠眸一映，那於人若是哄著孩童一言，他一斂間僅是一言：

「不著苦。」

本於粥糜間勺匙轉自藥湯，一勺勺，一匙匙。

於入口間，硃砂眉眼絲毫未改，恍若那不過是白水，一室藥苦味兒不過是幻，是夢。

聽從醫囑，半晌時，直至陳沉深湯藥飲去泰半，那長指戒徽方是一止，勺兒未即刻盛起湯藥子，應人所問：「西城街之萬秀琴坊，北巷北之瓦肆勾欄，北城南尚有以戲台為主之春蒔飯館，亦或江淵遠名之壽春亭。」

音落，他未如往昔那般續言問下餘事。

聽著阿蘭道出各種名符其實的娛樂場所，卻沒有自己感興趣的地兒，

她含著筷子稍加思索，倒想起一處地方。

「吶、我想起來了！有一處居住金相玉質的神仙哥哥、仙女姐姐著稱的地方！」

「好像叫...逢春樓！阿蘭可識得？」
想起某次在飯館無意間聽見夫人們談話，誇的那兒小倌哪好哪好，

似乎男的俊俏，女的漂亮，宛若墮入凡塵的神仙居所，倒是頗有興趣一探究竟。

回過神才發現君少蘭不知何時已將常人難以下嚥的苦藥飲盡，有些可惜的嘆：

「不苦嗎？唉...為你準備了蜜餞用不上吶。」

是心中的苦，勝過味覺上的苦嗎？

逢春樓。

逢春不遊樂，但恐是痴人。

年老逢春春莫哈，朱顏不肯似春回。

不免地於人談起此樓牌名時迴思起二語，依人所言，於藥湯涼前飲罄，溫嗓方緩緩啟言二字：

「識得。」

江淵謂為大城以壽春亭為起，方圓數里萬積牌坊林立，而縱然離遠些兒仍存以小店為始，名響漸遠之藝坊，而得能離城央仍舊聲名大噪者，不乏是因其難能之處，脫穎於萬坊之中，而逢春樓與多數牌坊亦同，名於姑娘小倌，然，獨到處則是名遠於花牌之首，賢能藝才於一身，不少世家名門公子遠求便為一睹人言口中風華。

君少蘭聞跟前人言下之意是欲去此處，思是啟唇慣於一問，然，於末尾倒是一闔改口應和上，稍是頷首：「謝過小雪姑娘上心。」

應上蜜餞之事。

而眉眼稍是和緩，對於那宛如哄孩兒之事，藥後含飴，他亦是對無數遇見孩兒如此，而他自個兒已是良久未曾如此，至那年歲，至今。

聞言識得二字雙眼為之一亮。

「那可太好了！」

「不知阿蘭可否幫忙安排安排，我實在對那兒好奇不已，很想親眼瞧瞧！」

雖然君少蘭用不上先前準備好的蜜餞，卻還是將一小袋蜜餞置於人側。

「專門為你準備，當作零嘴吃著玩也行。」

說完執起勺子吃了幾口雜炊飯，不一會功夫將碗中食吃了個乾淨。

盛了一碗大骨湯滿足地瞇起眼品味香氣，一會兒又忽然放下香噴噴的湯碗。

「對了、本來想跟你說治療的法子！結果看到阿蘭你倒在血泊當中，不小心耽擱了。」

握拳敲了下掌心。

「我左思右想，明兒起算八日，若阿蘭全心配合治療，原說的十日便可延至少一個月！」

「但這限於阿蘭配合治療，假如沒有配合治療，柊雪實在無法給出三十日的保證。」

一下開心的提出醫方，一下又嘆氣如果君少蘭不願意配合怎麼辦。

「療程包含湯藥每日三碗，考慮到阿蘭沒有胃口，湯藥亦如今日精華分量。」

「每日四次診脈，固定每三個時辰一次，讓我知道身體狀況。」

「夜間狀況最為不穩定，所以需要能出入阿蘭寢屋。」

想著暫不提及運功療傷的部分，到時候再看著辦吧。

「如有身體不適，請優先告知於我，切勿自行解決！」

提醒阿蘭切勿再行自傷之舉，多依賴一下她這個大夫。

「以上，接下來開放提問！」

還未等人發言便捧起湯碗喝了一大口，滿足的說了聲真好喝。

凜柊雪言出好奇二字之刻，硃砂眉眼細不可察地略揚。

煙花之地龍蛇聚首，雜處於間，利與益相搏相依相合相違，逢場作戲，酒醒不認，儘管是口中言及男女有別之君少蘭，無非亦是常駐於此形色玲瓏之地，畢竟他是商賈，是人，是男人。

一載十二月，估摸少有著三月餘日能於江淵南北樓坊見過這紫衣金繡一影。

不過殷在伊當年得知可是咋舌著響兒，於此事上大打了個疑字。

「小雪姑娘，明日便可前往逢春樓。」

絲毫未對跟前人所言有所追問，溫嗓淺然地應下此事。

端見秀色食飯著香，眸翠一望櫺外，一片墨沉星辰，無見著小丫頭人影，君少蘭回首於跟前小案間尚且擱著粥靡湯，入藥成薄黃如金，耳側是聽取軟言一一。

——十日可延至少一月。

「僅是按時服藥便可麼？」

盡言後半晌，薄唇微啟間一問。

淺然字詞是疑，而未是質問，當年岐岭一行，五年之期轉瞬成了三年之終，亦是何嘗不得十日之盡，延命於月，僅是萬物之理，摧折不過轉眼，若欲復起代價難問。

以藥吊命。

雖非難見之法，然，箇中之理非四字可輕描。

——僅是按時服藥便可麼？

柊雪無奈嘆了口氣，她倒也希望能如此簡單。

「自然不是。」

「像是藥浴、針灸療法皆有可能加入療程，只是需照患者身體的承受度調整。」

雙手抱胸認真的說。

「雖然我們認識不長，若你仍願相信...」

相信凜柊雪的醫術...？相信她還能救死扶傷...？

連我自己都無法相信...

他怎麼可能會...

不——

不可以再陷下去。

似乎有那麼一會兒垂下眼，爾後換上堅定認真的眼神。

「我既承諾幫你，定會傾盡所學助你！」

突然想到什麼似的，抓了抓臉。

「呃...嗯...對了、吶個...」

「說到逢春樓！可否跟阿蘭借點銀子，畢竟去煙花之地...沒帶銀子肯定會被踢出來的！」

「等之後我手上寬裕些一定還你！」

合掌笑嘻嘻地拜託眼前的金大腿。

君少蘭尚且默然而思間，端見跟前人迎面笑吟吟，合掌請託一事，硃砂眉眼不由頷首，薄唇一動間猶若似笑，而溫嗓淺然直至：

「客氣，自是記帳上便可，不著現銀。」

一語不假，而實亦是他壓根兒未曾於逢春樓回回訖付那錙銖花銷。

公子尋歡作樂花前月下，他無非見多，那歡，那樂，那悅態，倒是鮮少見著如凜柊雪於此樂志於此之貌之人，本終是繃緊緩眉稍是一鬆，一柔，愁宇消去幾分。

「小雪姑娘。」

「於此醫病，劣者有一事不情之請，望姑娘且記。」

甫是啟口，卻未是於方才樓坊之事上著墨，反提原忖量之思。

藥浴、針灸之法，實屬尋常醫法，僅是此情此景續提，他不由憶起前事，因假銀事件受之囹，當年無非是他自個兒亦是因那毒，而得以脫牢而出，不謀而合與今恰有幾分之相似。

萬物之常，供需相輔，入出有秩方生生不息，相生亦相剋，正如君少蘭行於自身上之毒亦同，簡然可見之理，那時未按時服毒丹而成之果，他受了一回，後是養息，足足數月之日他皆須按時辰浸藥浴，嚴防寒症復發，他由記著殷在伊那名郎中竹馬離前所言，亦或忠告——

萬不可再行此險之舉，否則神仙難救。

「若已至罔效之時。」

而他，仍舊行了此險。

而他，為得予人一諾，甘願。

薄唇啟間，溫淺字節如玲瓏玉珠落盤擲聲，鏗鏗悅耳而毅然。

「萬不可，行力挽狂瀾之舉，莫以己身，代償之。」

「望姑娘應此。」